

徐敬修編

中學論說新範

下冊

中央書局印行

中學論說新範第三

一 說我「論說體」

林拔

直起

反接

轉正

有假我焉。有真我焉。四支者。我之四支也。非我也。百體者。我之百體也。非我也。合四支百體而謂之身。身者我之身。亦非我也。佛氏以四大觀身。謂身由四大假合而成。卽以假我觀身也。莊子至人無己。言至人無以假我爲己也。孔子絕四。毋我居其一。毋我者。毋以假我爲我也。一世入但知貴假我。而不貴真我。故衣必求夫文繡。食必求夫膏粱。居室必求夫華麗。財產必求夫充盈。甚至奔走風塵。道途僕僕。勞悴其形。憂苦其心。無稍止息者。無非爲假我計也。庸詎知假我亦何足貴乎。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蓋真我自可有可樂之境。故視不義之富貴。如過眼之浮雲也。孟子

提筆

反詰得勢

轉筆有力

萬鍾於我何加。蓋真我自有所欲之地。故萬鍾之祿。視之無加也。一古之聖賢豪傑死久矣。其所以爲人所崇拜景仰而不已者。真我在也。不然。泯泯沒沒。與草木同腐已耳。何以能流芳百世哉。一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謂聞道之人。不貴假我。死者其假我。不死者真我。故曰。夕死可也。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蓋士既志道。當知道之味爲真我之味。道之榮爲真我之榮。而於關於假我之衣食之美惡。在所不計也。而乃以惡衣食爲恥。此其人焉。知有真我。焉知真我之不須膏粱而自飽。不須文繡而自榮哉。故曰。未足與議也。一假我。不過如水泡之一浮。曇花之一現。電光之一瞥。石火之一擊耳。而真我則不然。天地不滅。真我亦不滅。日月常昭。真我亦常昭。我之爲我。無形無體。無色無象。無聲無臭者也。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中。則無我。求之於形體色象聲臭之外。則有我。

收筆有懸
崖勒馬之
勢

誤而以有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非我。悟而以無形體色象聲臭之我爲我。則真我也。一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四支爲我之附屬物。我爲四支之主人翁。美在其中者。我之所以爲我也。惟有我在。故能暢於四支也。否則四支亦焉能暢哉。孔曰。性命道曰谷神。佛曰真如。名雖不同。義悉指此。我之爲我。其可不有以修養之以復其本然乎。孟子曰。存心養性。存心存真我之心。養性養真我之性也。我之心存而不放。我之性養而不失。則真我得成其爲真我。夫而後可以事天。」

釋義

①【四大】佛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②【至人】猶言聖人也。③【絕四】

（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④【膏粱】膏肥肉。梁美穀。⑤【僕僕】煩

猥貌。⑥【不義而富且貴二句】見（論語）。⑦【萬鍾句】見（孟子）。鍾古量

名。六斛四斗曰鍾。⑧【泯泯沒沒】消滅殆盡也。⑨【曇花】曇音覃。佛說如優曇

鉢花時一現耳。④【谷神】（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⑤【真如】謂實體實性而永世不變之真理。

段落

①起首先分真我假我。

②說世人但知貴假我之謬見，並引孔孟語爲證。③說

英雄豪傑之能令後人景仰，貴在真我常在。④引孔子言證明聞道之人及有志之士

不貴假我。⑤再論假我真我之分。⑥論我之必須修養，並引孟子語作結。

二 商君耕戰之法適宜於秦地說

『論說體』

黃正銘

秦爲禹貢雍州之地。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嶠坂函谷之固。誠天府之國也。一商君因地利順人情。以耕織爲本業。視軍功而爵賞。五年之間。諸侯畢賀。天子致胙去夷狄而進於中國。商君之位雖不終。功蓋有足多者矣。一雍於周爲幽爲秦。七月之詩所載皆採桑載績。穫稻播穀之事。車鄰駟騏小戎諸章。整軍經武。雖婦

做文中適字

烘托法

側重商君

回顧全文

人女子亦勇於赴敵。蓋秦地之宜於農織。秦民之勇於戰鬪。由來舊矣。商君因其俗尙而獎勵之。開阡陌而農知勸其事。抑私鬪而民知用其武。此霸者之資也。一旦三晉之浮淫^{十六}。二周之彫敝^{十七}。秦人以質實出之。故下軹道^{十八}。則南陽動^{十九}。出宜陽^{二十}。則韓劫。包周則趙銷鑠^{廿一}。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決滎口^{廿二}。則魏失大梁^{廿三}。而四塞又足自固。此霸者之業也。故其卒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一海內^{廿四}。雖范雎張儀之徒^{廿五}。致其謀。白起王翦之朋^{廿六}。制其兵。商君蓋早建其基矣。故法者宜與時推移。因地制宜。苟執而不變。由而不革。則悖俗而無功。觀於耕戰之法行而秦強。益可以知之。

釋義

①【禹貢】夏書篇名。

②【雍州】今陝西甘肅兩省地。

③【巴蜀】謂四川

省。④【漢中】舊府名。屬陝西省。

⑤【胡貉】北方夷狄也。貉音陌。與貉通。⑥【

代馬】謂代郡馬邑。見（史記蘇秦傳注）在今山西省。⑦【巫山】縣名。在四川省

⑧【黔中】郡名，爲湖南舊辰州、貴州舊黎平、思南諸府地。⑨【嶠坂】卽嶠山，在河南洛寧縣北。⑩【函谷】關名，在河南靈寶縣南。⑪【商君】卽商鞅，戰國衛人，相秦孝公，變法圖強，及孝公卒，被殺。⑫【軍功】武功也。⑬【胙】祭肉也。⑭【七月之詩】詩經豳風篇名。⑮【車鄰】騶小戎，皆詩經秦風篇名。⑯【三晉】指韓、魏、趙。⑰【二周】卽東周、西周。⑱【軹道】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⑲【南陽】地名，戰國齊地，在今河南。⑳【宜陽】戰國韓邑，在今河南。㉑【衛淇】今河南北部地。㉒【滎口】今河南地。㉓【大梁】今河南開封。㉔【范雎】戰國魏人，入秦爲相。㉕【張儀】戰國魏人，相秦，主連衡。㉖【白起】戰國秦將，武安君。㉗【王翦】事秦始皇爲將，平燕、趙。

段落

①論秦地之險要。②論商君變法之功。③論秦之地利人民適于耕戰。④推論秦之滅六國，商君實已建其基。⑤論法宜與時推移。

三 韓非論『議論體』

黃正銘

全篇柱意

句句根據
說難上立
論

引證

反詰一句
妙

插筆

太史公悲韓非爲說難而不能自脫於秦。是不然也。韓非知說之難。所以不說也。夫豈有意於秦哉。一戰國游士。暮楚朝秦。競爲縱橫之說。以干諸侯者。豈可勝道哉。非雖不用於韓。而未嘗遊列國。正以說之難。而不敢以身試也。迨秦急攻韓。韓王使非於秦。非不去。則韓亡。非縱知說之難。而愛一身。寧不爲社稷宗廟計乎。此其所以毅然赴秦而不辭也。且非之死。李斯爲之也。豈說之不善哉。一然斯之所以毀非者。則非甚當也。斯不嘗諫逐客乎。以爲由余百里奚不產於秦。而秦用以霸西戎。稱諸侯。蓋客無負於秦也。非雖韓之諸公子。秦誠能用之。豈有不收其功者哉。不然者。則斯寧秦人乎。一或曰。子以非之使秦爲愛韓。然非初見秦。卽曰舉韓。抑又何哉。余曰。是誤入也。國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註。秦王秦惠王也。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爲始皇十三年。且舉韓之後。豈宜復有存之之說哉。吾故曰。

二句撇開

結句有言
外意

誤入也。一戰國諸侯。陽爲名高。實求功利。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讒人高張。賢士無名。非知說之難。而所以毀非者。又不甚當。然卒不免於死者。其亦命也夫。雖然。豈特非之不幸哉。

一

釋義

○「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並事荀卿。後使秦。爲斯所讒。仰藥死。嘗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等五十五篇。即今所傳韓非子二十卷是也。○「干」求也。

○「由余百里奚」二賢人。秦穆公用以霸西戎。○「高誘」後漢人。著有戰國策注。

段落

○駁太史公之言。○說明韓非入秦而死。無關與說之不善。○論李斯毀非之

不當。○辯明舉韓二字之誤。○論戰國時賢士埋沒之多及非之不幸。

四

反毛會侯子房擊秦論「議論體」

李榮

論起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道之冥冥。又安可得而推。故君子

入題

駁詰

固難一筆

暢所欲言

駁詰愈嚴

之處事。盡其在我者而已。天幸非所計也。一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盡力於一擊之間。誤中副車。亦可謂人事之大不幸矣。而會侯乃謂正天之巧於亡秦。謬矣。一誠如所言。若擊而中。乃子房之所以固秦乎。吾知子房智謀過人。豈料不及此。而爲報仇反成固仇之事乎。一然則秦何以亡乎。曰。秦非亡於始皇之中。不中。實亡於暴虐已久。而民之怨秦切。故其後勝廣一呼。天下響應。向使子房擊之而中。吾知天下^四颶至雲起。贏糧影從。以共攻亡秦。何待二世之嗣位乎。一且始皇獨幸而崩於沙丘^六耳。使再假之年。得以肆其暴虐。吾不知又謂天之專以毒民耶。抑將謂秦祚有未盡耶。則甚矣天命之不可^七徼。而毛氏之論。亦有不足信者矣。」

釋義

①【子房】漢張良字、

②【會侯】毛際可字會侯、

③【勝廣】陳勝胡廣、

④【颶】暴風音標、

⑤【贏】擔也、

⑥【沙丘】地名在直隸、

⑦【徼】要求也、

段落

①論作事當盡其力而不可徵天幸。②以人事之大不幸駁會侯之言。③更就

子房之智謀以駁詰。④說秦亡在始皇之暴虐不在子房擊之中不中。⑤末論始皇

若再假之年則秦祚更可延長以見毛氏之言不足信。

五 前漢書循吏傳載太守不載令長說『論說體』 錢樹玉

引論者之
言是文中
低一層說

班固著漢書立循吏傳載太守而不載令長論者曰固以太守之位爲之立傳以令長之職不爲立傳其以尊卑分不以賢否論歟。一吾曰不然欲知班固之意先考漢之官制夫漢之制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一郡之中分爲數縣一縣之中或令或長令長者理一縣之事也蓋一縣之事皆歸一縣之令長而一郡之中又立一太守太守者委任各令長也監察各令長也是故令長有罪非令長之罪太守之罪也令長有功非令長之功太守之功也何則令長之有功有罪皆於太守責之爲令長者人不篤厚太

大氣盤旋

結句隱然
一段起筆

守委任之不智也。身不清廉。太守監察之不明也。此二者。非令長之罪也。太守之罪也。太守得人。卽令長得人。爲太守者。二者不失。卽爲循吏。是以令長之賢不肖。皆太守之責歸也。班書之記循吏。載太守而不載令長。知此道矣。一五范曄著後漢書傳循吏。而以仇覽六王渙七兩令長列於其中。已紊班書之例。而班固之著循吏。又烏可以輕議哉。」

釋義

①【班固】東漢班彪子。彪著漢書未成。固續成之。②【循吏】循良之吏也。漢

書有循吏傳。③【太守】官名。秩二千石。卽後之知府。④【令長】漢制。萬戶以上

置令。不滿置長。猶今之縣官。⑤【范曄】南北朝宋人。字蔚宗。著後漢書。⑥【仇覽

】後漢考城人。字季智。爲蒲亭長。務德化。⑦【王渙】後漢鄭人。字稚子。曾官洛陽令。

段落

①先引他人之論以作陪襯。②駁去上文。說明班固載太守不載令長之意。③

說范曄案班書之例及輕議班氏之非。

從同字上
著想

提出一氣
字是文中
大前提

將三人總
結一句

六 眉山蘇氏父子文章異同說『論說體』

劉光照

東坡之學。得之父洵。^二穎濱之學。得之兄軾。此理宗所謂同門友。穎濱所謂撫我則兄。誨我則師者也。其家法承授之相同明矣。何異之有乎。一不知文者氣之形於外者也。文必以學而能。氣必以養而致。故欲學文。當先養氣。養氣之不同。卽文法之攸分也。^三一老泉讀易。玩其爻象。深得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其爲文。渾灝蒼老。淵然有光。東坡究心禪學。洞澈佛理。故其爲文。縱橫馳驟。雄視百代。如華嚴經之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穎濱沉靜簡潔。爲人和易。故其爲文。汪洋澹泊。有湖山雋秀之氣。是三蘇之養氣不同。其文法亦異也。一今之學者。以東坡之文無陰柔之美。穎濱之文無陽剛之美。老泉之文無疏蕩之美。予以爲東坡之文。卓犖爲傑。乃陽剛之專長。子由之文。紆餘爲妍。尤陰柔之特色。而老泉之格力勁拔。

筆勢突兀。亦正其渾厚擅優處。不得以此爲白瑜之瑕也。人才各有所長。何必吹毛求疵以責之哉。」

釋義

①【眉山】縣名。屬四川。宋蘇洵眉山人。

②【穎濱】卽蘇轍。

③【攸分】所

分也。

④【禪學】卽佛學。

⑤【華嚴經】佛經名。

段落

①先說蘇氏父子文章家法之相同。

②將文與氣分別說明。爲後文地步。

③論

三人不同之點。

④說出三人文章之長短處。

七

文無關於天下大計者。不作說『論說體』

陸肇鑫

正起

曾文正有言。不善作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蓋文者道之寓也。無文則道無所寄。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文之用。亦大矣哉。是故君子有弗爲文。爲文而不寓道。君子弗爲之矣。一寓道之文。關乎天下之大計。如諸葛武侯之前出師表。韓退之之原

道。文。文。山。之。正。氣。歌。凡。是。之。文。皆。足。以。正。世。道。而。端。人。心。也。作。文。者。作。如。是。之。文。其。斯。爲。濟。乎。道。者。歟。顧。亭。林。曰。文。無。關。於。天。下。大。計。不。作。觀。先。生。之。言。可。知。其。不。苟。爲。炳。炳。麟。麟。以。取。容。於。當。世。者。也。一。夫。公。孫。龍。之。詭。辭。數。萬。君。子。所。不。取。也。巧。言。悅。人。孔。子。之。所。恥。也。邪。說。淫。辭。孟。子。之。所。闢。也。故。作。俳。優。之。文。非。徒。無。益。於。天。下。而。傷。風。敗。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一。夫。霧。縠。麗。則。麗。矣。而。蠹。害。女。工。美。言。巧。則。巧。矣。而。惑。亂。聖。典。言。雖。多。其。濟。於。用。乎。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是。以。聖。人。舉。足。爲。法。吐。辭。爲。經。而。其。道。濟。天。下。之。溺。也。一。且。夫。言。爲。心。聲。文。爲。言。之。精。者。言。之。美。惡。本。乎。心。鳳。凰。不。作。鴟。鴞。之。音。麒。麟。不。爲。豹。虎。之。吼。心。各。異。耳。古。之。君。子。不。特。大。著。固。自。異。人。卽。偶。爾。涉。筆。亦。寓。立。身。行。道。於。其。間。焉。今。之。君。子。之。爲。文。者。徒。務。虛。榮。甚。至。有。排。孔。之。說。非。孝。之。論。以。趨。時。尙。豈。不。可。慨。

也哉。」

釋義

①【韓退之】卽韓愈。

②【文文山】卽文天祥。

③【顧亭林】卽顧炎武、明

末清初人。

④【公孫龍】戰國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

⑤【霧縠】輕靡如霧之絲

織品也。

⑥【綠衣三百二句】見（揚子法言）喻寵妾之多。

⑦【紵絮二句】亦

見（法言）

段落

①說明文必寓道。

②引證古來寓道之文及顧亭林之言。

③說俳優之文之爲

害。

④再詳說吐辭之不可不慎。

⑤結出古今人之不同，有無限感慨之意。

八

讀書當去奴性說『論說體』

朱灼

轉筆

陪起

奴也者。人之僕役也。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必覲主人之意。行必遵主人之命。呼之卽來。麾之則去。自由之幸福。已消歸烏有矣。雖然。奴僕之不自由。僅就身體上言之耳。思想之自由。人固不得而侵犯也。天下之

出題

立論精確

古人一層

今人一層

有此一段
文更充暢

患未有甚於心爲人奴。思想不得自由者。知夫此。則讀書之宜去奴性。不待言矣。一夫讀書之權。操之於己。五車書籍。隨意擇讀。似無奴性之可言。然識見人人不同。古人所言。未必悉中事理。不能斷以己意。而爲成說所囿。是卽書籍之奴隸也。一故文人學士。對於古人之言論。不宜過於信仰。而當善用其疑。能疑而後別其所見。於疑求信。其信乃真。西儒笛卡兒懷疑之學說。誠深得此旨矣。一今之學子。往往信古過深。決不反諸本心。驗之實理。多方推闡。以致其疑。古人之言。而是歟。奉之固惟謹也。古人之言而非歟。奉之亦惟謹也。一味盲從。毫無卓識。何其奴隸性之至於是耶。此吾國學風。所以愈趨愈下也。一吾國數千年來。學術莫盛於戰國。彼時若儒家道家墨家。以及陰陽家縱橫家等。類皆思想勃發。各成一家之言論。獨標一幟。風行一時。無他。學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漢武罷黜百家。思想